美中分團報告

鄭治明

- 這次美中分團有八位團員出席北美區團大會； 瞻納本來也計劃參加，但臨時因為身體緣故取消。所以共有三分之二的團員出席了。在大會中，治明做了分團報告和資深團員分享（分享文見下）；新梅也在大會中作了資深團員的分享。國復以六品身份參與了許多禮儀活動。建心和治明還出席了北美仁愛基金董事會的會外會；回顧去年仁愛基金的募款過程與成果，並展望將來。

- 美中分團感到非常高興，非常榮幸，美稱為「新梅的護守天使」的佘惠群奉獻為預備團員；在奉獻禮中作了動人的分享。我們也感到非常高興，非常榮幸，高齡 87 歲的何文友大哥攜帶幗英嫂來參加大會，是大會中年紀最大的團員。何大哥那種對服務團後輩長期陪伴，提攜和鼓勵， 對服務團不棄不捨，愈久彌堅的認同和忠誠，贏得與會所有人的熱烈的掌聲，動容的驚歎！文友大哥寫了一篇對這次大會和共融旅遊的心得感想，請大家欣賞。

- 因為新梅的推薦，美中分團邀請了來自蘭州，聖言會所屬聖神修女會的倪義娜修女參加大會和共融旅遊。倪修女目前在耶穌會的 Loyola 大學攻讀聖經博士學位；是聖神修女會派出國外深造的唯一的修女；修會對她的期望很大，將來一定是要擔當重任的。倪修女經常參加新梅為在芝加哥進修的神職人員舉辦的共融聚會，對服務團的理想非常佩服，非常認同。她也寫了一篇心得分享，請大家欣賞。

- 在大會中，美中團員熱烈歡迎像遊子回老家的豫台和嫩嬰。他倆四年前告別芝加哥，投入真福山的耕耘管理。他們這是以實際行動來落實六年前第七屆總團大會，回應單樞機流淚把真福山託付給服務團的殷切期許，所通過的大會臨時決議。樞機得知他們要來真福山奉獻時，曾經回信說「他老淚縱橫」，深深感受到他們是天主在他臨終前賜給他的天使。豫台和嫩嬰在過去四年中，經歷許多艱辛，許多委屈，但他們忍辱負重，百折不撓，展現發揮管理的才華；在樞機全力支持下，將真福山轉虧為盈，推向光明的前程。豫台在大會中把真福山的故事娓娓道來，讓大家聽得如癡如醉，心嚮神往；大家都對他們把生命和心靈奉獻給真福山的壯舉表示無比的佩服與敬仰。豫台今年又得到高雄劉主教的委派，繼續主導真福山的發展， 為期三

年。所以，我們大家要同心合意為他們祈禱，祝福他們在聖神領導下，把真福山經營成為福傳華人，光榮天主的聖山。

- 國復執事大會結束後，就在 University of Dallas 刮起一陣大風，成立了「大風社」，要在當地華人學生中展開福傳的工作。鳳梧稱讚為「薪未盡，火再傳」，真是非常傳神。下面是周執事的報導：

On 2015 年 9 月 1 日, at 下午 11:04, George Chou <george.chou@att.net> wrote:

當年鄭公從印華高商起就注入大風的精神，我有幸被服務團接納，因此能夠聽到及看到諸位兄姊前輩們的風範，又因職責之便〈既為終身執事，又負責本堂成人慕道班〉再加上天主聆聽了我們的祈禱，正臨行參加本次區團會之前，就有一位在 UD 讀哲學的年輕人突然冒了出來，有意在學校裏成立團契查經，於是我以教堂成人慕道班服務兄姊們為班底，先正名本活動為大風社活動，並以福傳活細胞為架構，計劃在校園裏以鄭公的精神逐步陶成服務的兄姊及培育青年認識天主。這是回來之後一鼓作氣的想法及嚐試，全憑天主的旨意。現在祈求服務團諸位兄姊的祈禱，好使我們的好天主降福，不讓我們祇有五分鐘熱度，若假日有成，希望能擴大服務至達福地區其他大學的華人同學。

我服務團員從事教育工作者多，或許在貴校園裏或團體裏可成立類似組織，使更多的人成為基督的壯士及勇兵。

願天主永受讚美

周執事

Dear 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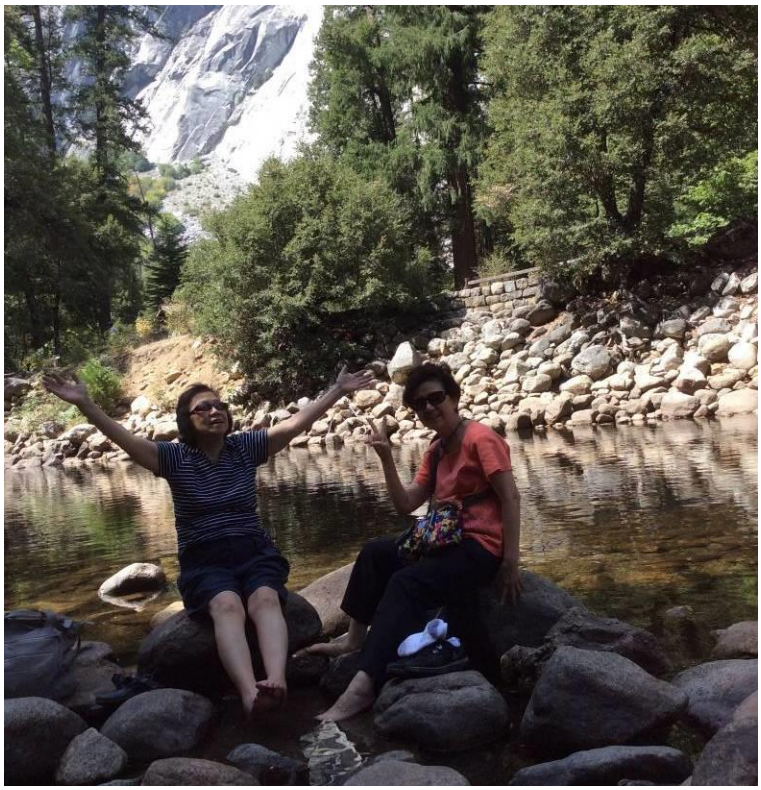
To light the fire, and not diminish in a short while, please pray for us. With the Holy Spirit, even this is an infant step, hopefully America South will march forward into the pasture in a new mileage.

May God bless,

Dcn. George

美中分團大合照：從左到右，第一排：燕萍，國復執事，幗英，文友，倪修女，惠群；第二排：玉珊，嫩嬰，豫台，治明，成銘，新梅，建心

新梅的「護守天使」佘惠群奉獻為預備團員



重溫印尼情：新梅和燕萍是鄭神父在印尼時候的“童子軍”；現在都是 LKK 了，連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共融旅遊的 Group 1 的旅程都走不完；只好在溪邊讚美天主。

重溫花蓮情：紅瑋說，燕萍比她女兒還輕 ---- 燕萍在花蓮住了 11 年；曾在海星中學當義工，輔導原住民學生；當時和紅瑋同事。

基督服務團 北美區團年會回顧　　何文友

基督服務團北美區團 2015 年會於八月中在加州聖荷西附近孟羅公園[Menlo Park] 的退省中心舉行，然後還去著名的優聖美地[Yosemite]暢遊美麗的奇特風光，真是一次調振心靈、恢復体康、得益良多的精神活動。

決定召開區團年會的通知，區團長鳳梧姐妹一早就通告大家，起初我以年事為由不想參加通知分團長治明兄弟，不意幾天後，分團長告知本團總輔導饒志成神父有命，不來亦要請他來，我何功何德，尊敬不如從命，何況我們的生活信條—服從就是我們的生命，於是決定前往。

參加這次區團年會的團員共有七十人，我真佩服在加州的各個分團的人員，安排這幾十人的迎接和住宿問題，準備得如此妥善，確實做到最佳服務的程度，因為這些與會團員是來自四面八方，包括遠自台灣，是多麼不易應付的難題，何況會後還要遊覽優勝美地的風景，這麼多人往返的交通問題就夠麻煩了，大會的籌備工作包括途中民生問題，井井有條，真是非常多謝了。

每次召開本團會議必然會緬懷七十年前鄭爵銘神父愛國護教的情懷，高舉著「興教建國」的火炬奔向四方，我們這群追隨他這一先知性理想的人，就像世運的火炬巡遊各國，風起雲湧的追隨著，讓許多信仰基督的有志青年響應這一號召。這就是基督服務團]應運而生的時代背景。

我很榮幸有機會與內子參加這次年會，被大家以 「大哥」稱呼實在慚愧，我最多是有幸先遇上鄭神父的「先行者」，但在大會中我聽見有人定調這個團体不是俱樂部，同學會或普通社團，而大家以「家人」相稱，我們的聚會是像回家一樣，那麼親熱和高興，我們真如兄弟姐妹久別重逢那麼親切，一個如初期教會的基督徒團體。在大會中我們有了一位新的輔導神師姜友國神父，這位充滿活力的神長必將為本團注入新的精神力量，他在講道中引述本團共勉之相伴成聖的說法，易之為相伴朝聖，我覺得更為恰切旅途中的教會涵義，不知大家以為然否。

遊覽優勝美地給我的第一印象，我好似回到以前的老家，那些樹木、山溪的潺潺水聲和那些躺在溪中大大小小的石磈，真是太親切了，我陶醉在那個大環境中。第二天的行程是登山行，導遊說明分四组，據云首二組適合那些不習慣爬山的人，我則自認在山村長大有信心爬山而加入第三組，內子擔心我心有餘而力不足建議作罷，但我堅持不妨一試，在走完第二组行程後開始第三组的路線，仰首一望，果然不是普通山路，一位同行的兄弟說開始是小菜一碟，隨之而來的是「滿漢全席」，這段路確實不易攀登，幸好我不怕登高，行行停停欣赏山溪中的流水及從山頂奔流而下的瀑布，真是美妙。一位同行的兄弟很有愛心地跟在後面，石級較高的助我一臂之力，讓我容易登上，以免後退翻落山下，這片愛心好意令我這老頭銘感於心，就是這樣爬爬行行、停停

看看，欣賞完「滿漢全席」的盛宴，登上了優勝美地園區內的維奈爾[Vernal fall]瀑布的頂端，坐下來欣赏自己背包中的三文治，真是比甚麼盛宴佳餚還要好。

雖是平日，登山的人仍很擁擠，何況本團就有六十多人，大家在爬這條有如爬梯子的山坡上，扶老攜幼的行列，共同朝向上方而行，在信仰生活上這不正是相伴朝聖的行動嗎？那天早上我在晨禱中就是奉獻今天的痛苦快樂给聖母瑪利亞，為眾煉獄靈魂祈上主早日賜予安息主懷，當然，我亦聞及有人因我完成第三组之行，改變主意追隨第四組爬得更高，我真希望人人都能爬得更高，把鄭神父點燃的火炬傳遞得更遠更高。心焉祝之！

水，滋潤大地，不求回報〈分享鄭爵銘神父生命湧泉中的點滴〉 鄭治明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和大家分享鄭神父生命中的一些點滴。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聚焦在兩點上：

第一點，鄭神父常強調，我們應該要學習領悟聖依納爵神操中的一個要訣，就是要懂得「分辨，選擇」；也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鄭神父身體力行，他的一個重要的分辨與選擇就是他選擇了「青年」！鄭神父從小身體就是不好，家鄉人譏笑他是「活半年」； 就是講他孱弱，是個短命鬼。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身體不行，來日無多，時不我與啊。所以，被派到印尼工作後，就決心從初一開始培育青年，一直陪伴他們到高三為止，長期地陶成青年學生的學識和氣質。他建立嚴格的班規，帶頭穿著制服，要求同學舉止端莊、守紀律、有禮貌； 他們特有的氣質引起其他班級的注意敬佩，也紛紛效尤。他勗勉同學不但在學業上出類拔萃，而且鼓勵他們參加各種課外活動；值得一提的是他舉辦「演講社」，訓練同學演講的能力；當年新梅就是「演講社」的高材生。對住在天主教勵志學舍的男同學，他更是噓寒問暖，要求每個人寫日記；而且他會經常仔細閱讀同學們的日記。鄭神父還常常騎著摩托車，在雅加達的大熱天，拜訪同學的家庭。因為他全心全意地投入青年培育的工作，就沒有時間顧及其他的教友。不過，那是他的分辨與選擇！給大家講一個典故：鄭神父口才好，道理講得動人，很快傳遍教區。有一次他的本堂長上神父要求他帶領本堂眾多的教友作大避靜，但被鄭神父一口拒絕了；因為他忙於照顧青年學生，實在抽不出時間來。因此他大大得罪了他的本堂長上神父。一直到幾年後，他班上百分之九十的同學都領洗奉教，才得到諒解和衷心的佩服。所以，在當年，鄭神父是不會對我們這些年紀大的教友有興趣的！當然，在座的許嘉玲妹妹例外；不過對季紅瑋就不會有興趣了，因為年紀還是太大了一點（雖然她是目前我們服務團的青壯派）-----因為鄭神父作了分辨與選擇，他心中，眼中只有：青年，青年，青年! 鄭神父勗勉青年，要有崇高的理想，要下決心立大志；要接受鍛煉，要有「剛」與「更」的精神；應該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作墻角石，作螺絲釘；必須充分發揮天主所賜的才能、智慧、機會 --- 出類拔萃！

鄭神父到了台灣，得到賈總主教（當時是蒙席）的欣賞，邀請他每一兩個月去台南成功大學天主教學生中心講道理；他意氣風發，口若懸河，大受同學的歡迎和愛戴；可以說是轟動一時，影響非常深刻。當時台灣沒有高鐵，從台北坐火車，搖搖晃晃到台南至少六個小時, 可是他不辭辛勞，抱著癌症侵蝕的病弱身體，奔波在台北到台南的縱貫線上。有位成大的同學寫信問鄭

神父，在火車上作何消遣？他的回信中有一段栩栩如生地表達了他對青年的熱愛，我們大家一起來讀一下。不過，我請大家現在一起把心情沉澱下來，進入鄭神父的內心世界，深深地去體會他對青年殷切的期許：

我一直望著窗外的稻田，那一片一片青青稻苗在水面隨風飄搖，整片大地都被染綠了。 我想那一天你們這一批青年們都個個佔遍了大地，也同這些稻苗一樣的整齊碧綠 ---- 成為天主的驕子，成為國家不可缺少的食糧與棟樑 ---- 那將是多麼的雄壯與感動的呀！

第二點，鄭神父也常強調，「為達到理想，必須使用最適當的方法」。他喜歡更進一步強調，「不願使用最適當的方法的人，就是不想達到理想的人」。

鄭神父為實現「興教建國」的理想，他所採用的最適當的方法就是建立「有使命感的平信徒的精修團體 ----- 結伴成聖，同舟共濟，眾志成城」。他在梵二以前就主張平信徒應該在教會裡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具有前瞻性的，具有先知性的！他的遠見和魄力，為日後的基督服務團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正是因為鄭神父培養天主教青年的方法，方式是非常前衛的，也遭到當時一些負責青年學生工作的耶穌會神父的誤解； 認為他是「撈過界」了，甚至認為在當年台灣還處於戒嚴的時期，鄭神父的青年工作的模式可能會為教會帶來麻煩。但是他的努力卻得到耶穌會省會長的了解，還給了他經濟上的一些支持。當然， 到今天，耶穌會的神父，尤其是耶穌會中華省的神父，都肯定鄭神父的貢獻；許多天王巨星的神父一提到鄭神父就肅然起敬，公認他是一位功勞很大的耶穌會弟兄。因為，他們在我們身上看到鄭神父的卓越遠見，看到鄭神父的凌雲壯志，看到鄭神父對天主的熊熊熱愛！

鄭神父經歷國家破碎的戰爭年代，深深感受到中華民族的苦難，念念不忘中華民族靈魂的救贖。他不斷勉勵同學們要以天下為己任，把基督的福音傳遍神州大地！我們從各種渠道都了解到今日大陸中國人精神上的強烈渴望，而基督的福音正好可成為填補他們心靈空虛的甘霖！第三屆總團大會通過了「向中華民族傳播福音，是本團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正是呼應了鄭神父所強調的「中國人的靈魂要中國人去救」和「興教建國」的理想。曾經午夜夢回，彷彿聽到天主對中國，對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陸中國人有祂的計劃；基督服務團應該在祂的計劃中扮演有意義的角色；God has a plan for China; and CSC shoul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His Plan! 讓我們虔誠地祈求天主，派遣聖神，降福身為炎黃子孫的基督服務團員，恩賜更多的智慧，能力和機會，在基督和聖母的陪伴下，淋漓盡致地發揮在中國文化和語言上的優勢，為中華民族的皈依，華人社會的聖化，作出出類拔萃的貢獻。

鄭神父五十歲的生日，也是他在世的最後一個生日，是在台北中心診所過的，那時他剛作完腸癌開刀的手術。當天有六，七十位同學擁到醫院，唱完生日快樂歌以後，大家不肯放過他，請求他講話； 老道作了錄音，我按錄音筆錄下來，後來在「教友生活」周刊發佈。我把他的演講詞的最後一段印出來，讓我們大家一起念出來。

現在我再請求大家一起把心情沉澱下來，進入鄭神父的內心世界，深深地去體會他對平信徒的精修團體，後來的基督服務團，殷切的期許：

希望將來有一天， 我們有更多的同學，更多的志同道合的，肯當墻腳的，埋在地下邊的，不聲不響的這一類同學，能夠共同肩負起一百層，五百層的大廈的這個重擔；那時候也許天主保佑，我能過六十歲的生日，有那麼幾百個這樣基礎的夥伴，基礎的同學，能夠擔負起世界的使命。這是我對同學的一點小的，而且也是大的，也是永久的，最叮嚀的希望。謝謝大家。

當然，鄭神父沒有過六十歲的生日；就在他作了這個生日演說後的一個月，就蒙天主恩召了。但是，在去年，2014 年，鄭神父五十歲英年過世後的五十年，鄭神父一百歲冥誕的那一年；基督服務團第八屆總團大會通過提案，要求全體團員研讀《大風》、《風起雲湧》和《蠟柱》，認真探討鄭爵銘神父的精神和神恩。也在去年，2014 年，鄭神父五十歲英年過世後的五十年，鄭神父一百歲冥誕的那一年；基督服務團第一次頒發「鄭爵銘神父獎學金」（包含學費與生活費）；獲獎人為劉佳瑋女士，將在輔仁大學聖敏神學院神學系攻讀學士學位三年。饒志成神父說過，當我們因天主的名，聚集在一起，基督就在我們中間；同樣，當我們因天主的名，聚集在一起，鄭神父就在我們中間。謝謝大家！（分享稿已按饒神父意見，加以修改）。

基督服務團---一枚中國教會希望的蠟燭　　倪修女

當我從洛杉磯回來手提玫瑰念珠，為在基督服務團大會和共融中所有的經驗而感恩祈禱時，每撥動一顆珠子，眼簾和腦海中都會閃現出弟兄姐妹們的音容笑貌。是分心嗎？我想大概不會，於是便自然而然的的為每一粒珠子的主人加上相應的祈禱意向，祝福你們平安，喜樂的服務。

感謝天主，也特別感謝新梅邀請我參加這次的大會及共融，使我有機會和基督服務團的弟兄姐妹們在一起度過這短暫而又十分美好的時光。有好幾次有人問我感覺怎麼樣？我都沒有辦法正面回答。因為心中的答案遠遠超過了「不錯」、「很好」。我甚至不忍心用這些膚淺的詞語去表達我內心的感受。因為天主聖神借著你們每一位身上所燃燒的火焰，已經把我從單純的開心引向內心極大的喜樂。這喜樂源於同一的信仰，源於同一的夢想，也源於同一的執愛。

特別喜歡基督服務團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要興教要建國改造世界，既出類又拔萃立志要剛強，要謙遜埋頭做牆角石，有所為有不為犧牲和奉獻，服務團學基督和平仁愛。

臧克家說：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有的人，情願做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有的人，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明慧姐《半個世紀》字字珠璣，她向世人總結了基督服務團在過去的 50 多年走過的風雨歷程。一九六四年，鄭爵明神父辭世，可是我想說他還活著，他活著的時候，情願做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他也鼓舞著基督服務團的團員們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擁有更的精神，出類拔萃。他同樣勉勵著基督服務團的團員們勇往直前，任重道遠，跳出小圈，關心社會。

西方社會，特別是在美國，現在最強調的就是去尋求正義與和平。因為基督的神國是建立在正義與和平的基礎上。令我無比驚訝的是，鄭神父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已經開始致力於正義與和平的推進，那個時候梵蒂岡第二屆宗大會還沒有結束。從這一點完全可見鄭公的先知先覺性。五十寒暑，鄭公的弟子們一代又一代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告慰恩師。「爵銘學社，關懷小組，夫婦懇談，仁愛助學，樂銘基金，服務方舟，輔友中心，北美基金，華青夏令營，耆老服務，青年培育，真福聖山」， 每一項服務都傾注了基督服務團團員的心血。也見證著基督服務團的弟兄姐妹們如何在這過去的半個世紀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去為鄭公和自己的理想奮鬥。《風起雲湧》中

曾講到，鄭公要的人，不是以為大學時代的信仰生活很美，他要的是能在生活中去「死」的人，不是活得很美，很好的人。如果理想只是年輕時的激情，那不是理想，理想是我們在面臨生活壓力，誘惑中，以殉道之心去擁抱的，而且死的無聲無息，只有天主對你微笑。

「蠟燭流淚灑燈檯，光熱遺世動乾坤」。曾經讀過一個關於蠟燭的小故事：四支蠟燭慢慢的燃燒著。四周是這麼的寧靜，靜到人們可以聽到他們之間的對話。第一支蠟燭說：「我是和平，假使我熄滅了，不會有人注意到我。」她的火焰突然減弱，然後就熄滅了。第二支蠟燭說：「我是信心，通常人們並不須要我，我的繼續燃燒，並沒有什麼意義。」說完這話，她歎了口氣，火焰就滅了。輪到第三支蠟燭，她輕輕的說：「我是愛心，可是我已經失去燃燒的力量了。沒有人在乎我，他們甚至連自己的親戚朋友，都忘了關愛！」說完這話，她的火焰就熄滅了。突然，來了一個小孩，當他看到三支蠟燭都滅了。就開始啜泣說：「你們為什麼不繼續燃燒呢？」這時第四支蠟燭開口了：「不要害怕，只要我還燃燒著，我們就可以將其他的蠟燭再點燃，因為我是希望！」這個孩子拿起了這支希望的蠟燭，含著滿眼的淚水，將其他的蠟燭又一一的點燃。基督服務團，效仿鄭公的榜樣，正像這枚希望的蠟燭，在許許多多的地方，特別是在中國大陸點燃和平，信心和愛心。

願天主永遠降福你們！